

# 留不住的今天——送给青年朋友

高扬

我多想把今天留住  
 希望有超越二十四小时的神力  
 把生命的痕迹画得更浓  
 时间老人微笑着告诉我  
 只要抓住一分一秒  
 今天完全够用  
 我依然心不甘  
 希望月亮变成太阳  
 夜晚成为白昼

我多想把今天留住  
 总觉得有太多的事做得不好  
 必须得重新来过  
 看闹钟滴答滴答不停  
 分针秒针交替旋转  
 把今天拽向昨天的路  
 我顿时变得清醒

这是自然规律  
 谁都无可奈何

我多想把今天留住  
 手里总有做不完的事  
 希望件件都是精品力作  
 太阳朝升夕下  
 月亮如约挂上天幕  
 日月交替值守  
 真不愿就这样掩卷  
 摘下满天的星星  
 放在案头

我多想把今天留住  
 打开思绪的大门  
 理清明天的思路  
 抬手一看腕表

时间不留情面  
 分针时针上下拉直  
 瞧着窗外暗下来的天空  
 依依不舍放笔  
 把没干完的活带回家中

我多想把今天留住  
 狠心放下手中活  
 陪家人度假享天伦之乐  
 翻开备忘录一看  
 明天还有更多的事等着  
 时间上的欠账  
 是最大的浪费  
 珍惜今天每一分钟  
 生命才能活出更高价值

# 雪落无声

廖维

任何时候提及西藏,雪都会占据重要的位置。一来表示纯洁;二来藏族的风俗里喜庆都会用到白色。

是的,雪是西藏的魂。它冰清玉洁,吸天地之灵气,飘然降落于世,没有别的目的,就是要为这里的天地山川找到皈依。想象与亲临现场都行,不要证人,也无须繁琐的求证,雪,只有雪,才是冬天最美的天使。

晨早,推开窗,恍若隔世。一片白色,在阳光下显得格外耀眼,雪把崇山峻岭打扮成了天使。只剩下人。人在与雪对诗。古往今来,有雪就有佳话,有雪就有精灵,有雪就有诗。不经意间跨入宋代,与卢梅坡对咏。他的一首《雪梅》,诠释西藏雪、梅与人的关系:“有梅无雪不精神,有雪无诗俗了人。”他的声音与西藏的冬融为一体。我不是旁观者,我是局中人。卢梅坡的声音回荡在我们心中,风抹不去,人擦不掉,雪也只增不减。

很奇怪,昨夜的朋友圈里全是雪。不管是不是拉萨本地人,不管是否亲眼见到雪,谈恋爱的叙友情的聊一天烦恼开心的,打工的经商的从政的,都只有一个主题,雪,拉萨的雪。而我一窗之隔,却没有拉开窗户,亲眼目睹那一片属于我的雪。不是不爱,是太爱,不敢轻易照面,我怕一照面我会被雪融化,我怕我的造次会打扰天使降落人间。

多情少应笑我,因为雪。

我习惯地想象,把雪当成了童话里最美的一页。童话不宜翻阅,硬要去翻阅,寻找安徒生卖火柴的小女孩,不是自找没趣,而是寻找一种感觉。找来找去,却找到梦中的自己。

在西藏任何一角,见与不见,雪都在那里。只是西藏的雪有着洁白广阔的蓝天情结,一种自然的最高哲学形态——天人合一。而我置身苍茫浩大的天地之间,不免让人产生“寄蜉蝣于天地,渺沧海之一粟”的联想。想得越多,思想变得越多虑多愁。于是就相信,有时愁与虑,也是一种高蹈的美;不管如何想象,徜徉在雪中就是件愉悦的事。埋藏在雪里的山和大地,总有说不完的故事,它们是神秘的,牧羊的姑娘,提着水、唱着歌,以及一切未曾过去,昨夜未曾打开的窗。白色,白色,雪的精灵,与哈达融合,带着透明的飘逸。此刻,雪以静谧为他们代言。

我想,那不是诗与远方;天地静寂,雪落无声,那是雪神性的境界,已经超越哲学。

近一段时间以来,妻一直都在追问我一个问题:你咋越来越喜欢一个人独处呢?我想好好地享受一个人的风景。我对着妻如是说。

一个人的风景?妻很诧异,对于我的回答。一个人的风景,会在哪里?我也常常在思考这个问题。金庸先生曾戏言:人生无非就是大闹一场,悄然离去。世间之人,其实在很多的时候,都是很孤独的。能和自己的灵魂说上话,能和眼前的风景说上话,且相看两不厌,已属不易。

人到中年的我,怎么说呢?经历过的没经历过的,看透的没看透的,一切都那么悄无声息地从我的身边溜走。我常喜欢独自一个人,从渐黄昏走进无边的黑夜,从城市家中走向城市的边缘,抑或是走进更为远处的旷野,独享着人类有史以来的那份孤独。斯时,热闹在身后,灯光在身后,烦恼亦被我丢在了身后。好多白天看不明白想不透的事情,在这一刻,仿佛都悟透了。还是黑夜好啊!隐去了好多人为的设置,最起码,我此刻可以成为一个真实的自我。黑夜之中,我只是我,我还是我,去看一个人的风景,风景,似乎离我很遥远。

一个人的风景。这是我心中常设的一个美丽的神话。它是否是一种真实的存在呢?月光不会撒谎,鸟儿也不会撒谎,它们都很安静,我也很安静,生怕打扰了它们的一帘幽梦。我轻声地行进着,在无边的旷野上,在黑暗与光明之间,树影、月影,和着我的影子,黑暗离我很近,光明离我很远。

苏轼云:世间景皆在心中。一个人的风景,会不会

雪山巍峨

唐晓光摄



# 一个人的风景

吴鲜

也在心中?我尝试着搜索,也许是“内存”不够,我搜来搜去竟然都是那么索然无味的几道风景。美丽的风景去了何方?古人云:境由心生。我此时要说,景由心生。一千个人眼中会有一千个哈姆雷特。那么,一个人的风景会不会在我们每一个人独处之时,就会应运而生呢?梭罗眼中的瓦尔登湖是宁静的,是他一个人的风景。海子眼中的面朝大海春暖花开是温暖的,也是他一个人的风景。我很疑惑,一个人的风景为何常与孤独结伴而生呢?梭罗的宁静致远,海子的尘世温暖,在世人的眼中,他们都是永恒的。同时,也是一个人的风景所能企及的灵魂高度。风景之外呢?风景这边独好?

白天不懂夜的黑。繁华落幕,千年之后,我们都会从世间消失,甚至连一丝气息也不会留下。一个人的风景,想要永恒,谈何容易?我问鸟儿,鸟儿无语;我问月亮,月亮瞬间躲进了云层。旷野之上,黑夜之中,安静极了,除了有风过耳。我怅然若失,我这是怎么了?连一个人的风景也没得消受?

走过的地方,未能抵达的地方,其实都存在着一道道我们意象当中的美丽风景。这就要看每一个世人的取舍了,独乐乐与众乐乐,孰乐?这本身就是一个千古难解之题。“行到水穷处,坐看云起时。”是一个人的风景;“采菊东篱下,悠然见南山。”是一个人的风景;“清风徐来,水波不兴。”是一个人的风景;“无边落木萧萧下,不尽长江滚滚来。”亦是一个人的风景。面对一个人的风景,或歌或吟,或旷达或幽深,或宁静或超然,这本身或许就是一种真实的存在。王阳明的心说理论,也许正好佐证了这一点。

世间之人,尤其是当下之人,生活当中生命之中,忙碌如蚁、行走如云,忙与快,成为了当下之人的一大通病。熙熙攘攘,皆为利往。何苦呢?人,往往真的不需要那么多的身外之物,附着在身,太累。有时候,我就在想,我们世人何不学一学天空的飞鸟,世界那么大,好好去看看。即使是去面对一个人的风景,又何尝不是一份难得的宁静和幽远呢?

一个人的风景。在眼前?在远方?还是真实的存在于我们每一个人的心中?面对这一困惑,我们不妨试着一次次地走进无人的旷野,去虔诚地仰望夜空。或许,当我们抬头望天之际,一轮明月正在破云而出,瞬间照亮了天上人间,大地天空,真的好美呀!一个人,站在这旷野之上,只为去看月亮。醍醐灌顶之际,梦已醒来,屏气凝神,驻足观望,这本身就是一道靓丽的风景啊!只属于一个人的风景,在那天地之间。

大寒是24节气的压轴戏。它披着厚厚的白雪、挂着长长的冰凌最后出场,千里冰河是它的缠腰玉带,万里北风是它行走足音,可威风凛凛一上台,却发现,原来喉舌都冻僵了,只好愤怒地嘶吼,嘶吼,夹着冰带着雪,把零下十来度的严寒扑在空旷的田野上,扑在光秃秃的树上,扑在过往的行人身上,夺走整个世界的温热。小雪和大雪的严寒积累着,冬至和小寒的严寒积累着,积累至此时,便将一年的严冷推到了极致。

乡村小路上,冻成冰疙瘩的雪坚硬如铁,滑溜溜得咯脚,如此,却误不了乡亲们赶集的热情,“过了大寒,又是一年”,作为压轴戏,大寒到,新年也就来了。年关将至,再深的寒也锁不住人们欢腾起来的内心,要杀年猪了,要买年货了,馒头要蒸,丸子要炸,被子要清洗,屋子要打扫,灶王爷、门神、春联,一样都不能少。更重要的,打工的上学的那些亲人们,都要从遥远的他乡回来了。这个时候,留守的人尤其关注天气预报,哪趟车被雪阻隔了,哪趟航班误了点,都起伏着亲人们的情绪。而那些背着大包、拉着箱子、抱着孩子的游子,从拥挤的车站走过来,看到被白雪覆盖着的村庄,看到雪白的背景中袅袅飘起的白色炊烟,一路的劳顿登时就消失了,剩下的,就是欢聚,就是春联一样热烈的火红。

放了寒假的孩子们,就尽情地玩吧。把厚实的一块冰从水缸里捞出来,中间穿个孔,插个木棍横轴,当车轮子推着走;在门口堆一个巨大的雪娃娃,给它戴上脸盆帽子,再插上胡萝卜鼻子和棉花糖眼睛;去河面的坚冰上蹦跳,看谁能把厚厚的冰路出一丝裂纹……我觉得最好玩的,莫过于像少年闰土那般去套麻雀。天寒地冻的,麻雀们的胃空得很,在院子里的雪地上打扫出一小片空地,用木棍支起一个扁筐,筐下撒下诱敌的粮食,人扯着系在小棍根部的那根绳子远远躲着,待麻雀吃得正欢,绳子一扯,倒下的筐子可能就把它罩在里面了。在寂寞的少年时代,寂寞的乡村的寒冬,我们曾这样捉到过多少只麻雀啊!不能再自由飞翔的麻雀绝望着,不吃不喝,没几天就饿死了。每个人都是有罪的,我们曾用那弱小的无辜的生命,鲜活过白雪皑皑的腊月。

大寒在“冬九九歌”的“四九”“五九”里,“三九四九冰上走,五九六九沿河看柳”,冷到极致的强悍的大寒,过到后来,慢慢也就透出了虚弱,一冬不曾融化的那檐下的冰凌,在某一个晴好的正午,坚硬的心忽然就开始柔软,滴答,滴答,有脉脉的温情流下来,虽然只是几滴,传递的却是一个转折的信号,严冷已经不是不可撼动的了。厨房角落里的白菜根和萝卜头,不知什么时候已经长出了叶子,开出了米黄的碎花,到河边走一走,风虽然还刀子似的逼人,可那干枯的柳枝条儿,你用指甲刮一刮,皮底下已经开始泛青了,不久,就会有雀舌似的嫩芽儿冒出来,就会氤氲出一片鹅黄嫩绿。送走大寒,就跨进春天的门坎了,洞天石扉,訇然中开,接下来你面对的,是一个绚烂的妖娆的季节,是新的一年。

# 守护高原

宁鹏

舷窗外，  
唯有机翼上闪烁着灯，  
穿越无尽的黑暗。  
我知道，  
我知道在灯的下面，  
距离最近的，  
是高原，  
群峰逶迤，  
卓然壮丽。

黑暗中，  
天空飘着雪花，  
那是冬天的精灵。  
它们来自天际，  
跟着风的指引，  
停靠在高原，  
那伟岸宽广的肩头。

暗夜悠远空灵，  
高原深邃沉静。

暮然，  
在山脉之间，  
出现星星点点的灯火，  
在这暗夜里，  
温馨甜蜜，  
令人向往。  
那是高原人的家园，  
牛羊已经回圈，  
帐篷内，  
牧人围炉坐在灯下，  
说起白天的趣事。

慢慢地，  
更多的灯光，  
蜿蜒成了长龙。  
怎么，  
竟有了繁华都市的模样？  
原来啊，  
原来那都是，  
以高原为家的人，  
在这暗夜里，  
用思念点亮的一盏盏灯。  
灯里有遥远的父母和孩子，  
还有，  
那个久违的故乡。

漫长的暗夜里，  
灯光是希望。  
此刻，  
同为高原人，  
拥有一个共同的心愿：  
守护高原——  
我们神圣而美丽的家园！